

假摔

□达婷

樊锦下了班，没有马上回家，而去超市买些油盐酱醋。如果不是油盐酱醋这些琐碎，樊锦还是不想回家，情愿在外面多逗留一会，家里太冰冷，跟老公张天松几乎无话可说。哦，不对，是张天松想说，是樊锦不想说，从心底里厌烦。张天松在樊锦眼里简直一无是处，挣钱少，没情趣，爱唠叨，不够男人。樊锦越看张天松越不顺眼，离婚的念头时不时地从脑海里跳出来。

樊锦将该买的都买了，结好账出了超市，手机响了，是张天松的。

“喂，你现在在哪呢？”

“我在超市买东西，干嘛？”

“你马上回家，还是到爸妈这？我在爸妈这了。”

“你在爸妈那就是了，我吃好饭再过去。”

“你还是来爸妈这吧。”

“爸妈那有什么事吗？你真说好了，就烦你这样吞吞吐吐的。”

“你过来就知道了。”

樊锦又气又急，气的是张天松说话不干脆，咿咿呀呀的；急的是爸妈那不知道究竟有啥事。

等樊锦到了爸妈家，才知道是她爸下楼时一脚踩空，摔了一跤，老爷子坐椅子上疼得直哼哼。

樊锦冲张天松嚷嚷：“刚才电话里你不能直说啊？一路上我胆战心惊的，不知道出啥大事了。”张天松赶紧解释：“说了，不是怕你急嘛，你那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。爸年纪大了，骨头脆得很，我俩得把爸弄到医院去，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。”

樊锦掏出手机，要给在外地的哥哥打电话。张天松打断她：“你先别急着通知哥，那么远，现在哥也不能赶过来。等拍了片子看结果再说，没啥事就不用他们来了，咱俩照应着就行了。”樊锦见张天松说的也是，就把手机给收了起来。

夫妻二人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拽起来，架着要往外走。老爷子疼得龇牙咧嘴，一步都挪不开来。

“爸，我来背你，小锦你在后边扶着点。”说着话，张天松便蹲下身子。老爷子说什么都肯，儿子都没让背过，哪能让女婿背？再说老爷子的重量，还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。

“来吧，爸，没事的，就两层楼，很快就下去了，出租车在楼下等着呢。”

老爷子没再坚持，趴在张天松的背上。张天松一咬牙，站起身，一步一步往前挪，小心翼翼下楼。此时樊锦的心里是五味杂陈，张天松平日里的就好就电影倒带似的，原影重现。就说那次吧，樊锦在单位加班，突然下大雨。樊锦没有伞，车也打不到，就只能站在单位门口干等，巴望这场雨早点停下来。但这场雨像是跟樊锦较劲似的，一点没有歇的意思，越下越大。就在樊锦心急如焚的时候，看见雨地里跑过来一个人，是老公张天松，冒着雨给她送伞来了，当时把樊锦感动得不得了。还有上次生病，张天松端茶递水，跟伺候月子似的，直到樊锦把病养好。樊锦想到这些，觉得这么长时间冷落张天松，都是自己的不是。看着脸憋得通红的张天松，樊锦的心觉得很疼。

到了医院门口，两人将老爷子扶下车。“我去跟医院借辆轮椅来？”樊锦征求张天松意见。“这还用问我？快去啊！”张天松火大。



樊锦低眉顺眼，一溜小跑去借轮椅。

老爷子拍了片子，结果还好，骨头没伤着，医生让回家养着就行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樊锦跟张天松两人得空就去帮着照应。老爷子的腿没几天便恢复正常，恢复正常的还有樊锦跟张天松之间的关系。夫妻两人不再是“相见如冰”，话渐渐地多了起来，樊锦的脸上一改往日的“苦大仇深”样子，笑容又回来了。

那天张天松晚上加班，樊锦就在爸妈家陪老两口吃饭，老爷子那天特别高兴，吵着要樊锦陪他喝两杯，樊锦拗不过他。几杯酒下肚，老爷子眯着眼对樊锦说：“闺女，你怎么也跳不过你老爸爸的手心。我养的闺女我知道，不是狠角色。只是日子久了，感情麻木了，得有人挑动挑动那根筋。明告诉你吧，你老爸我那次摔跤是故意的，装了个样子，把你妈都蒙过去了。嘿嘿，看出咱女婿的好来了吧，天松是好孩子，是个真爷们，爸看人准。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对你好，你得看他对你的家人好不好。你们两人都一块来我这，你脸上写的什么，爸心里知道。爸心里愁啊，咱们不能对不起人家。天松对你好，你没感觉，爸看在眼里了，爸不糊涂。爸活了这把岁数，啥人没见过，咱女婿是难得的一个人哪。”听完老爷子的这番话，樊锦先是一乐：“哈哈，爸，你居然跟你闺女玩花招，以后真摔了闺女可不管你了啊。”接着眼睛就湿润了。



■投稿邮箱：ljz@cnnb.com.cn

■插图：严勇杰

老同学

□李国新

老刘在办公室突发奇想，给在另一个城市的老同学发短信：我来A城了，马上进火车站，盼开车来接我。

老同学回复：真不巧，我正在陪领导下基层调研，抽不出时间。告诉我下榻哪个宾馆，晚上专程拜访。

老刘又发信息：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

老同学马上回复：呵呵，愚人节。

……

不久，老刘真的去了A城参加笔会。在宾馆里，他给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他自己去A城开笔会了，住在某宾馆，盼有时间聚一下。

老同学这次真的是出差了，就如实告诉老刘：我已经到了北方的一座城市。

老刘有点半信半疑，对老同学说，真巧啊，我一来，你就出差了。

老同学在电话里面解释说，我今天早上坐飞机去的，一个星期后回来。

老刘这才深信不疑。

可是，老同学的单位突然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他必须马上回来。老同学在第二天就回来了。

等他处理完重要事情后，想给老刘一个惊喜，也没有通电话，就直接去了老刘下榻的宾馆。

老刘不在，旁人告诉他，他和文友们逛街去了。

老同学拨通了老刘的电话，说我出差回来了，已经来到了你住的宾馆。

老刘有点犯疑，你不是出差一个星期吗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
老同学告诉他，见面了就告诉你。

但同去的文友们不让老刘走，他们正在唱卡拉OK，玩得很开心。

等老刘他们回去后，他的老同学已经走了。

老同学给老刘发了一个信息：单位又有急事找我，等不及了，我走了。其实，老同学心里不舒服，他觉得跑了这么远的路来看他，他让我等了两个多小时。

老刘一看，对老同学的言行有些怀疑了。

一段时间后，老同学来老刘所在的城市出差。老刘接到电话，怪怪地一笑，满口答应说晚上来宾馆拜访你。

可是到了晚上，老刘正要出门，领导来电话了，叫他快去，说单位里有人事变动。

老刘觉得事关重大，应该去领导那里。去的路上，老刘给老同学发了一个信息：刚接领导电话，说单位人事变动，叫我速去，故不能登门拜访了，见谅。

老同学给老刘打电话说来这里出差后，就一直有些后悔，觉得不该给他说的。他想起上次等他两个小时的事情，觉得老刘变了，可能不会来的，也可能找出不能来的理由。果不其然，老刘有事情了。

老同学马上回复：我理解。有时间再联系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刘还是赶到了老同学下榻的宾馆，向服务员查询老同学的房间号。结果服务员一笑，说根本没有这个人啊。

老刘一听，有些不高兴了，心想：算什么老同学，考验我啊？没有来，还说来，辜负了我的一片情谊，真不够意思！

于是，老刘给老同学打了一个电话，但还是笑着说，你啊，在考验我吗？你没有出差偏偏说出差，害得我来宾馆找你。

老同学这时候正在宾馆的房间，也笑着说，老刘啊，请不要生气，我和你开玩笑呢，我正在家里的被窝里睡着哩。

老刘就有些不高兴了，难道对我不相信啊？我不够朋友吗？

老同学还是笑着说，对不起，老刘，你真够朋友，谢谢你的一片心，我心里有了数了哩。

老刘走后，老同学来到服务台对服务员说，刚才真的有个本地人找过我？

服务员说，是的，那人看上去不像是你的仇人呀。



30

我到上海两年后，一九五九年，一场大饥荒突然降临。上海连摘野菜、网小鱼的地方都没有，大家干饿着。

祖母常常会叹口气，说，“早知道有饥荒，还不如在乡下。”但是，后来听乡下亲戚说，乡下也不好。前两年敲锣打鼓的“大跃进”耗去了农村太多的资源，又张扬了弄虚作假的风气，把饥荒成倍地扩大了。

家里的稀饭越来越薄，最后，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五粒手指头一般大的“面疙瘩”了，吃完还没走到学校就已经饥肠辘辘。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我家特殊情况，不敢告诉同学自己饿极了。后来才发现，大家都一样，包括那些最典雅的老师。

典雅中的典雅是教生物课的曹老师。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梳着很整齐的发型，每天全身笔挺。他除了校长来听课时勉强讲几句普通话以外，平常只讲老式上海话，又夹了很多英语名词。开课后不久就讲到了早期原生动物“草履虫”，他在黑板上画完长圆形的图像后，转身便说：“这东西和我同名。”原来，他叫曹侣仲，一个很中国、很古典的名字。

一天，正是早晨上学时分，在校门东侧不远处，一个过路的中年市民咳了两下嗓子后，吐了一口痰在地上。这

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校内，任何人都要求那个随地吐痰的同学用纸把痰擦了。但这是在校门外，又是一个中年市民，周围的同学们都用眼光包围着那个人，却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大家听到了熟悉的上海口音：“请大家让一让。”只见曹老师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方叠得很整齐的白色手帕，弯下腰去，把地上的痰迹擦去了。这动作震惊了所有的同学，包括那个中年市民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而曹老师则完全不在意众人的目光，把那方白色手帕丢进校门口的废物箱里，静静地进了校门。

我们原先背地里都叫他“草履虫”，从这件事情之后，全都改口叫曹老师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是我的同学，不管是哪个班的，直到今天垂垂老矣，也没有一个人会有随地吐痰的习惯。曹老师那方白色手帕，实在是擦干净了一大批人的人生。

但是，饥荒来的时候，曹老师却遇到了一次重大打击。那天，就在曹老师曾经用白手帕擦痰的地方，出现了一个卖烘红薯的小摊子。一个半身高的泥炉子，当场烘烤着红薯，那香气，简直能敌过千军万马。以前也有这种小摊，为什么没有这么香呢？这个小摊的烘红薯卖得奇贵，每天早晨小摊的周围都拥挤着密密层层的人群，却很少有人掏钱购买，大家都在闻香气。其中，多数是我们学校的同学。

摊主一开口，就让同学们大吃一惊。他说：“你们学过物理了吗？香气也是物质，你们再闻我要收钱了！”他居然用那么斯文的语言嘲讽饥饿的学生，这话被正好过路的曹老师听到了。曹老师立即上前拣起一枚烘红薯

让他称秤。

摊主像珠宝商一样小心翼翼地称过，便报出了一个价钱。曹老师二话不说就把一张大面值的钞票付给他，他开始低头找钱。这时，曹老师发现那枚烘红薯上有一块疤，便顺手换了另外一个。

摊主正将一大把找零的钱数给曹老师，却听得有一个旁观者揭发，红薯已经换了一个。摊主立即来了精神，抢回曹老师手中的红薯再称，分量果然比刚才称的重了一点点，就扬起嗓子大喊“小偷”，拉着曹老师的手要去派出所。

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闹得这么大，也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全民性的饥饿。只是有同学说，那个向摊主揭发的人，正是不久前随地吐痰的人。

派出所的警察一听便说：“这算不了偷窃，不是派出所管的事，有争执找居民委员会调解吧。”

居民委员会的老大爷、老大娘听完两方叙述，让曹老师按照后一个红薯的分量把钱补足了，就算解决了问题。他们看了一眼跟来跟去的一大群民众，又觉得居民委员会有责任站出来为曹老师讲几句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学校大门口就贴出了一份居民委员会署名的布告，上面写着：

昨天在中学门口发生的红薯事件，不属于偷窃性质。曹侣仲老师只是因为饥饿而偶犯小过，已在本会帮助下补钱改正，特此说明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